

风尘少君系列

神话姻缘簿

紫苑仙子

违背轮回不顾后果

只为找寻我生命中的你

紫茵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台湾林白出版公司

精灵重生

□ 紫 茵

一个清清秀秀的人儿，满脑子的怪念头，时而开怀朗笑，不知忧虑为何物，时而多愁善感，为书中一段多磨的恋人也能哭得柔肠寸断；时而活泼如多动儿，双唇如同机关炮“噼噼啪啪”，时而却又似那深闺闺秀，读书抚琴做“女红”……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着这么多的矛盾之处，亦或正是所谓的“矛盾统一体”吧！

而这个“她”，正是“我”——紫茵，为何叫紫茵，只因偏了那紫的“神秘感”，爱了那“绿茵茵”的大自然。然而却不喜穿紫衣，爱着黄衫，只能在名字上表达自己对“紫色”的“深情”了。

“风尘少君系列”首批推出《丑奴儿与小乖乖》、《顽皮天使爱作怪》、《冰漠瀛俏妃》、《阿弥陀佛！我的妻》、《紫凡仙子》、《等不及变心》、《多情靓妹对对碰》七本书。在《丑奴儿与小乖乖》中描写了一位“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北方飞龙堡堡主朱君宇冷峻无情，为南北合运的构想来到风光旖旎的江南，想不到与天诚庄精灵鬼怪的三小姐和名剑世家美艳多情的苏咏咏发生了一些情感纠葛……，那一段销魂的痴痴恋恋，实在令人不得不泪湿春衫。《顽皮天使爱作怪》里一群欢乐天使，在天庭里违规偷窥人

风尘少君

系列一

间，被一位英俊、正直男士迷住。突然，天师到来，慌乱中天使季云从天窗坠落……在湖中，好扮男装的秀云被那英俊男士巧救，一段辗转的恋情开始了……里面的故事情节一定会让你爱不释手；《冰淇淋俏妃》里那个天真、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因着冰淇淋的诱惑成为K国的第二王妃。十一年后，长大后的她活泼、调皮，惹下一串麻烦之事，令王子头痛不已……；《阿弥陀佛！我的妻》中那个风流倜傥的楼适桓偏偏爱上了一个在清灯冷月之中的女尼，为了得到她，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也许对你也有帮助呢！《紫凡仙子》是以天堂为背影，人人皆羡天上仙，孰料仙人自有仙人恼。刁钻古怪、爱捉弄人的紫凡仙子碰上了“克星”金琮凌，又有一出好戏看了！帮人家讨了老婆，到头来却害了自己！原来慈悲真是一种罪过啊，难道这年头流行善没善报，为恶最乐吗？要想知道结果，请看《等不及变心》。《多情靓妹对对碰》里讲述了一位自小被爹视为赔钱货的女孩，某日镇上来了位让她“垂涎”的荒野大侠客，只是对她不理不睬，而这位多情靓妹的结局该如何？要揭开谜底，还是先看为上策。本本均有一位调皮可爱的古怪精灵，朋友们想见紫茵的话，还是去从书中找寻吧。书中有紫茵的过去和现在，也有紫茵对未来的遐想，没准朋友们也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信笔到此，言犹未尽。为了紫茵的《风尘少君系列》能够深受读者喜爱，编辑老师们不计成本，特意将她设计成精美、趁手的开本，但愿能让大家爱不释手，在这里紫茵要对宠自己的编辑老师们道声谢谢，更祝爱自己的读者朋友们笑口常开。最后泄露一点机密，《风尘少君系列二》又即将出世，到时大家可得多多捧场喔！



“紫凡仙子！”少秋恭敬稽首。

“西王母在吗？”紫凡问着专侍西王母的少秋。

“回仙子的话，王母此时正蒙白帝召见。”少秋恭敬的回答。

“那我回昆仑山去。”紫凡立即转身想召唤坐骑。

“紫凡仙子何不稍待片刻，王母应该快回来了，此时若回昆仑山，只怕会和王母擦身而过。”少秋温和的建议。

“这……好吧！”紫凡勉为其难的答应，迳自往西边的桑木走去。

少秋原想跟过去，以便紫凡召唤，但在看到紫凡气愤的重重踏步，少秋决定还是避开为妙，他深知紫凡的刁钻古怪与爱捉弄人的个性，在昆仑山众神中排名前十名，再看到紫凡恶劣的情绪，少秋决定还是先到半路拦截西王母较好。

紫凡来到这里棵长五寻五围的桑木下，纵身一跳到离地三寻的枝干上，想到近日诸事不顺，气得握紧拳头就想往桑木树干上打去。

“怎么，紫凡仙子是特地来我这，找这棵老桑木出气的？”

“王母，你回来啦！”紫凡腼腆的收回手，高兴的跳回地面和西王母打招呼。

“再不回来，只怕你都要把这儿给拆了！西王母不客气的数落着。

看着蓬头乱发，带着首饰“华胜”的西王母，紫凡大气不敢喘一下，只是无辜的噙着泪水、鼓着双颊，用力的扯着自己的手指。

“好啦！受了什么委屈？说！”西王母原本就并不是真生气，只是转移一下紫凡的怒气，至少也得收敛些，哪知一见她受委屈的模样，反而于心不忍。

“我本来是有事来找你的，结果……结果……”紫凡一提及此，泪水就这么泫然而下。

“怎么？做错事被白帝惩罚？”西王母筹问道，随即又问：“也对不对呀！我到白帝那好一会儿，也没见着你呀！再说，你不是到黄河大泽去找清明和烛光，怎么……”西王母一想到真有人欺负紫凡，立即火气都来了，“谁敢欺负你？”

“我刚和鼓打了一架！”紫凡嘟着嘴道。

“鼓？”西王母立即知道紫凡指的是何人，“你

是说钟山山神的儿子，鼓？”

“就是他！”紫凡气愤难消的说。

“他居然敢惹昆仑山中最刁钻古怪的仙子，倒也算是勇气可嘉！”西王母知道是谁欺负紫凡，反而没有那么生气了。

她知道不管鼓原本的目的为何，最后一定铩羽而归，除了紫凡的刁钻古怪让人难于预测外，法力也比鼓略胜一筹，紫凡是绝对吃不下什么亏的。

“就因为这样我才生气。”紫凡拊膺道。

“咦？”西王母不解的看着紫凡。

“论刁钻也没我行，说古怪也不及我的千份之一，法力更差我一大截，还敢调戏我！”紫凡说完，还不屑的哼了一声。

“结果呢？”西王母有趣的问。

“一脚把他踢到钟山之东的悬崖。”紫凡一想到鼓的狼狈像，噗哧一声的笑了出来，“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自视见流！”

“你呀！”西王母表面上是不赞同的摇头，实则为紫凡的举止称赞不已，她欣赏紫凡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和自己的个性太像了。

“应该是，好呀！”紫凡得意的点点头道。

“既然委屈，你好自己找回公道了，那就别气了。说说原本找我为何事。”

西王母提醒道。

“放心！我不气了，而且我也不会忘了此行的目的。”紫凡俏皮的眨眨眼。

“那好！口渴了吧，先饮用甘露汁。少秋捧得手都疼了。”西王母手一挥，少秋立即将甘露汁呈上。

“我还以为你和白帝还得聊上好一阵子呢！”紫凡接过玉爵。

“本娘早算准了你今日会来找我。”西王母揶揄的看着紫凡。

“再准也没少秋飞去通知你来得快呀！”紫凡好整以暇的看着少秋，只见他立即手足无措的看着主子。

“下去吧！”西王母一声令下，少秋立即像是如蒙大赦般的消失在她们面前，“你看你这丫头，把少秋吓得巴不得今日轮职的不是他。”

紫凡只是无辜的看着西王母，只是她慧黠的眼中看到一抹得意闪过。

“昆仑山的众仙中，有谁没有被你捉弄过？”西王母调侃问道。

“才多久呢！没有上千人也有几百人吧！”紫凡不以为意的挥挥手。

“是呀！你刚讲的那个些数儿，大概有一半还没名列仙班，再有一半就是驻守在群山、湖泽的那些山神、水伯的。”西王母了然的替紫凡下注解。

“我有那么……呃……忙碌吗？”紫凡俏皮的反问。

“你呀！每天除了嬉戏，再不就是捉弄人，依据被你捉弄过的人次计算，你的确是相当——‘忙碌’没错。”西王母想到紫凡所用的形容词，不禁感到有趣而笑咧了嘴。

“若没有我，你想想咱们昆仑山有多么无聊呀！”紫凡撒娇的看着西王母。

“若没你，这才平静许多，才可称为不死仙乡。”西王母轻抚着紫凡的发髻道。

“那……也容易！”紫凡立即捉住西王母的尾语，加强语气道。

“怎么容易法？”西王母微眯着双眼问。

“让我远离昆仑山。”紫凡一本正经的建议。

“丫头，你这话我不明白了。”西王母不解的看着紫凡，“在昆仑山的众仙，想要神游各仙山、灵水并无特别限制，像你不就刚从黄河大泽那回来，只要你不是乱用法术扰乱下界即可。怎么……难道你也想驻守一方？当个泽神？海神？”

“哎呀！不是啦！”紫凡寻思该如何将此行目的说出。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西王母正色的问，她彷彿可以看到紫凡脑中正有个鬼主意在打算着，“你该不是又想捉弄人了吧？”

“捉弄人还得离开昆仑山吗？”紫凡嘟着嘴，不依的说。

“你这丫头满脑子的鬼主意，不知道这次又是打什么鬼主意？”西王母警戒的看着紫凡。

“人家只是从烛光姐姐那听来一件有趣的事。”紫凡把玩着玉爵道。

“有趣的事？所以想去看热闹？”西王母臆测，不等紫凡回答，她立即又道：“也不对呀！你向来懒得管别人闲事，更别提去瞧啥热闹。紫凡丫头，有事直说吧！”

“那您老可得帮我！”紫凡撒娇、希冀的望着西王母。

“说！”西王母正色的命令。

“听说那九个被射下的太阳之子，有复活的可能。”紫凡张大眼睛想从西王母的脸上，找到些微的蛛丝马迹，“是不是？”

“是不是都被你说完了，要我说啥！”西王母面无表情道，“继续！”

“而烛光和宵明奉令得化解那太阳之子的暴戾之气，也就是和亲！”紫凡小心翼翼的道。

“喔？”

“喔？”紫凡大失所望的问：“难道您不知此事？”

“先别管我知不知道，告诉我，你想做什么？”

西王母冷静的看着紫凡。

“好玩？”西王母讶异的看着眼前的小丫头，没想到她对此事竟抱持如此的态度。

“如果我能感化其中一位太阳之子，那众仙就再也有人说我只会嬉戏、捉弄人了。”紫凡神情落寞道。

西王母只是静然的看着紫凡，让她将心里的话说完。

“我也想当个名副其实的仙子嘛！”紫凡一口气将心中的话说出。

“想化解太阳之子的暴戾之气，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西王母柔声提醒。

“就因为它不简单又不容易，才能显现出我的才能呀！”紫凡走到西王母面前，柔声道，“众仙中，我的反应还算机灵，法力也不弱。”

“看来你是打定主意想加入‘和亲’的对象中？”西王母柔声笑问。

“我听宵明姐姐说，狮子山的永宁女神就和甲昕曜过得很不错！。紫凡迟疑的看着西王母。“永宁和甲昕曜是处得不错，不过她可是经过一番奋斗，差点连命都没了！”

西王母提醒道，她实在不希望紫凡如此辛苦的找到伴侣。

“这些我都明白！”紫凡坚定的看着西王母。

“丫头长大了，想找个伴。”西王母苦笑道。

“哎呀！那是其次，主要是想证明我自己。”紫凡不依的反驳。

“好吧！明天我就去和白帝提，可不许反悔啊！”西王母再次提醒紫凡道：

“丫头，现在反悔还来得及，等明日……”

“我绝不反悔。”西王母宠溺的拥着紫凡，散发出少有表现的慈爱。



翌日，西王母和紫凡仙子连袂来到昆仑山。

“等会儿是要和我一起去观见白帝，还是要在苑囿等我？”

西王母骑着坐骑应龙问。

紫凡骑着自己的坐骑良吉，思量后才道：“我想先在昆仑山四处看看，等会儿我再到白帝的苑囿中等您好了。”她微偏着头，腼腆的问：“可以吗？”

“行！小丫头也有害羞的时候？”西王母促狭的望着紫凡，成功的看到紫凡脸上多了抹羞红。

“我……昆仑山到了；我先去摘些沙棠，待会儿见！”紫凡如释重负的指着前方的昆仑山，催促着坐骑良吉加速。

西王母跟在紫凡身后一起进入昆仑山，只见紫凡摸摸守门的开明献，和陆吾神点头后，才让坐骑往西山丘跑去。

“西王母是来找白帝？”陆吾神恭敬的问。

“没错。”西王母点头道，“烦劳通报一声。”

“不敢当，不过白帝已前往青要山。”陆吾神恭敬的回答。

“好，那我就跑一趟青要山。至于紫凡仙子就烦劳您多费心注意了。”西王母才说完，就看到陆吾神苦着一张脸，勉为其难的点头答应。

“是！”

西王母见状，好笑的看着陆吾神。

“放心，若白帝点头答应，只怕你会有好长一段时间看不到紫凡假子，届时可别想念她才好呢！”西王母柔声取笑。

乍闻紫凡将离开昆仑山，陆吾神立即感到松了一口气，随即想到昆仑山将会“沉寂、安静”许多，又感到些许的舍不得。

“难道紫凡仙子要离开昆仑山？”陆吾神关心的问。

“这……或许。”西母不确定白帝会如何决定，只能道：“一切都看白帝的决定，我到青要山。”

“送西王母。”陆吾神恭送西王母后，想了想，决定往紫凡所行的方向跟去。



紫凡如愿的找到自己要采的沙棠，看到这棵形
状像“棠”、开黄花、结赤果的树木，紫凡木然的
~~摘取果实~~的果实，心中想的却是白帝不知会不会答应
~~青囊草的提议~~，看到不远处有长了些“草草”紫凡
走过去摘了一大把回来，丢在坐骑青良前面。

“哪！这是草草，慰劳你，这段日子载着我东奔
西跑的，一定很疲劳、很累，吃下这些草草你就会
觉得好多了。”紫凡催促着良吉快吃，并道：“虽然
它吃起来味道像葱，你也是得吃呀！而且，你看，
为了以后载我能轻松些，我还不是特地来找这沙
棠，就是希望能使身体轻浮些，减轻你的负担呀！”

紫凡施恩似的说着，终于看到良吉不甘心的嚼
着草草，紫凡则愉快的吃着味道像李而没有果核的
沙棠，其实她只告诉良吉一半实话，吃沙棠的确可
以使身体轻浮，但其主要是可以避免溺水，至于是
否真可以减轻良吉的负担，那还真是只有天知道！

“喂！好大的胆子，没看到我正在吃沙棠，居然
想螫这棵树！”紫凡随手拾起一颗玉石，砸向那只形
状像蜂，却又大如鸳鸯的鸟，“亏你还有个满好听
的名字，叫饮原，偏偏又毒得很，你呀，没事别老
螫这些鸟兽、树木的，若鸟兽死去，树木也枯了，

届时，看白帝饶不饶得了你！”

若是平时，紫凡顶多把那只钦原给吓跑，而今，正逢她烦躁不安，没来由的找个东西说教，纾解一下郁闷、忐忑的心。

“紫凡仙子真是好兴致，居然在这和鸟、马说起话来。”

紫凡往声音来源望去，原来是目前唯一还能高挂空中的太阳——庚映。

“今天不轮职？不高挂桑木上，却来管我是否好兴致，这倒有些……奇怪。”

紫凡好整以暇的看着庚映，“还是终于知道高挂桑木上，是一件既无聊又枯燥乏味的事？”

“或许！”庚映看着昆仑山最美也是最难缠的女神，看到她眼中闪过一抹恶作剧的亮光，庚映整个人都戒备了起来。

“或许我能帮你一下！”

“不知紫凡仙子要如何帮法？”庚映小心谨慎的看着紫凡。

“要嘛，太阳神之职换人当当看。”紫凡故作不经意的提议。

“只怕很难做到，要能忍受酷热与我燃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要有本能与法力外，其余人等是很难做到的。”庚映一脸无奈的表示。

“再不，去找回你那失踪的九个兄弟不就得了？

以后十天才轮职一次，你不就轻松许多？”紫凡耸耸肩提议道。

“只可惜……我那些兄弟……”庚映一脸惋惜模样，“哎！”紫凡总觉得庚映心口不一，遂试探问：“当初是谁打破戒律，让十个太阳同挂高空，~~那~~首没听过传闻传出，既然碰到你这位当事~~人~~，或许可以一解我心中疑团。”

“这……有人来了，告辞。”庚映说完立即消失无踪。

“什么嘛！”紫凡气得直跺脚，不禁怪起来者，何时不来偏在此时闯入。

“紫凡仙子，怎么有人惹你不高兴？”陆吾神边问边看四周有何事物惹紫凡不悦。

“就是……”紫凡看了看陆吾神，心想自己又如何能指明说，就是你惹我生气？只好强忍着这口怒气，硬是强颜道：“我自己。”

而紫凡在回答陆吾神的同时，则在骂着自己道：“怪也只能怪自己好奇心太强，想想这十个太阳惹事已事隔多年，从没有人敢胆大妄为去探查真相，她又凭什么去追查？”

再说，这么多年来，连当初十个太阳高挂天空的一丝传闻与臆测皆无，可见这是早已贴上“忌”字封条的话题，她又怎能以为能一探真相？

看着嘟着嘴一脸默然的紫凡，陆吾神不禁怀疑

她究竟在气她自己么？

“不知紫凡仙子究竟对自己有何不满？”

“好奇心太强、高估自己怕能力、无聊乱找鸟和马说话。”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想法，紫凡只好虚应似的掰起手指细数自己“可能有”的缺点。

“呃！这……”陆吾神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得反问：“不知紫凡仙子为何事好奇心突起？”

“嗯，很多啊！比方……”紫凡没想到陆吾神会问得如此仔细，只得动脑筋想些自己曾想过却没有答案的问题，“比方当初那十个太阳为何会不守戒律，一起高高悬挂空中，还有咱们的昆仑山为何每面有九个井，每面又有九个门？那又有何用处？还有……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原来如此，”陆吾神释怀的笑了笑道，“十个太阳为何会高悬空中，这个问题在仙界有许多可能的答案臆测，只不过我们并非当事人，所以也无法得知真正的原因。”

看到陆吾神居然肯打破沉默和她讨论，紫凡把握机会问：“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可以告诉我有哪些‘臆测’的可能吗？”

陆吾神看到紫凡希冀的眼神，并看看四周并无其他人，才放心的道：“有人曾说，是太阳之子太过顽劣，不愿十天才轮职一次；也有人猜测是太阳之子相互较劲，才不愿白帝戒律；另一个较……较

……”他不知另一个理由能否说出。

“较怎样嘛？是最有可能的吗？”紫凡没想到陆吾神真会将“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报告，再想到最后一个，也是最有可能的理由，看到陆吾神如此支吾其词，更笃定自己的猜测没错，立即催促道：“都说了，谈也都谈了，你就快说嘛！”

看到张着慧黠双眼，并一脸坚持非知不可神情的紫凡，陆吾神知道自己若不说，只怕下一位被整的人将是自己，只能怪自己为何不装傻了事，或者只在远处睁着紫凡即可，现在就不会……陆吾神重重叹口气。

“说嘛！”紫凡再次催促着。

“哎！另一个传闻是，太阳之子想侵占天界、下界及幽冥的统治权。”陆吾神无奈的回答。

“哇！野心这么大。”紫凡虽也想过这个可能性，却真没想到这个“可能”居然是真的，“所以，白帝才会派后屏去……”

“这些都只是臆测，真正的原因也因为射下九个太阳而尘封。”陆吾神迳自打断紫凡的话，不希望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

“这……好吧！”看到一脸严肃的陆吾神，紫凡知道自己吵可能再从他口中挖掘到任何消息，决定见好就收，日后若有机会再独自探查。

听到紫凡爽快的答应，陆吾神反倒吓了一跳。